

# 情感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 情 惑



责任编辑 王 岩  
封面设计 李 强  
版式设计 秦 生

情 感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柳毅 王艾芬 王虹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28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0747-1/I·164

定价：4.80元

## ●译者的话

在这部小说译完付梓之际，我们还想对读者说几句话，谈谈这本书和它的作者。

《情感》是美国作家丹尼尔·斯蒂尔所写的畅销书之一，已拍成系列电视剧。这部作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写了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及其相互交叉，从而多方位色彩斑斓地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战时生活。处在这个交叉的中心人物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利亚娜。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境遇，使她同时爱上了两个值得尊敬的人物：一个是她的丈夫，法国驻美国大使阿曼德，他在巴黎沦陷时转入地下工作，表面上为德国维持政府服务，实际上则为法国抵抗运动出力。他为从希特勒的铁蹄下拯救自己的祖国献出了生命。另一个是她的情人，美国钢铁“大王”尼克。珍珠港事件后，他重新入伍成为一名海军少校，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时失掉了一条腿。同时爱上两个男人，这对一个年轻妇女来说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况且是在战争时期，她丈夫又有双重身份。她对丈夫真挚的爱，不仅使她饱受感情的折磨，而且还受到社会的歧视、政治上的株连和亲人的误解等各种压力。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作者为我们塑造了这位对人、对己、对爱情、对祖国都有严肃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并敢于为之不懈奋斗的坚强女性。作者也写了她的抱怨、愤懑以至迷失，但都事出有因，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发生的，这在西方国家更是如此，所以并未使她的风采为之减色。这和一般人所说的“性解放”完全不是一码事。书中也写到“性解放”一

类现象，如尼克的妻子希拉蕾的所作所为，但那不是为了扬  
溢，而只是为了斥责。我们和西方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但仍  
然可以从书中看到是思想的进取，而不是消沉；是感情的纯  
化，而不是糜烂。

丹尼尔·斯蒂尔是位多产的女作家，有人说她神秘、罗  
曼蒂克、富有魅力，是位太虚幻境的人物，这可能和她的身  
世有关，也可能和她写了那么多引人入胜的小说有关。斯蒂  
尔出生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慕尼黑啤酒“王朝的  
贵族”，母亲是葡萄牙高级外交官的女儿。7岁时，父母离  
婚，她跟父亲一起生活。她常常参加成人的聚会，听他们讨  
论政治，据她自己说，“大概就是那时的生活使我成为一名  
作家。”17岁时她和一位比她大10岁的美籍法裔银行家结  
婚，九年后离异，留下了一个女儿。以后她和女儿搬到旧金  
山，过起独居的写作生活，从不会见任何人。朋友们劝她多  
出去和人交往，但她总是说：“我在等白马王子敲我的门。”  
果然，有位“白马王子”来了，约翰·特雷纳来了，旧金山  
的船业“大亨”和名满天下的作家终于成了眷属。

当今女作家很多，但象她写得这么多，又那么畅销的却  
不多见。她从25岁开始写小说，现年39岁、15年内已出版了  
23部作品。据说她每年至少写两部，通常是三部，甚至四  
部。这种写作速度不仅对一个有了九个儿女的母亲是难能可  
贵的，就是对一位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没什么家庭拖累的  
男性作家来说也是不易做到的。她的书、不仅在美国，而且  
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现在她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已发行了  
3500万册，无怪乎1981年全美大专院校学生民意测验把她列  
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妇女之一。

但是，丹尼尔·斯蒂尔的写作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她写的第一部小说《回家》的版权虽然卖了3500美元，给了她以激励，但销售情况一般。以后她又写了五部小说，美国的15家出版公司都不愿出版。直到五年之后，1977年德尔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感情的许诺》并获得畅销之后，她才成为一位“家庭手工业者”。她丈夫说，她喜欢在启动的洗衣机盖上写作，而且常常在家人熟睡的半夜悄悄起来到洗衣间去写。可以想见，没有如此的勤奋，她是无法取得如此众多的成果的。

本书卷首印了作者的一句题词：“坚强的人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本书的主题，也是作者本人的生动写照。

译者

1988年11月4日

## “坚强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 1

坐落在西北韦明街的第2191号大楼极其壮观，灰色的大理石正面镂着精刻细雕的浮饰，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金色屋顶，使这座房屋显得庄严华贵。屋顶上一面法国国旗在微风中轻轻飘荡着。那天下午，这儿有了一点风。这也许是几个月来在华盛顿所能感到的最后一点风了吧！因为夏天即将来临，这已经是6月了，是1939年的6月。而过去的这五年对法国大使阿曼德·德·维利尔斯来说，过得真是太快了。他坐在办公室里，俯视着下面幽静的花园，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池中的喷泉，然后勉强地把注意力拉回到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上。尽管空气中充满着丁香的浓郁芳香，可是他有工作要干，特别是最近以来，工作真是太多了。两个月来，他每天晚上都熬到深夜，今晚看来也不例外——他在准备回法国。虽然他早就知道调他回去的命令即将下达，然而，当他正式接到命令时，内心深处仍然不由得感到一阵隐

痛。就是到现在，每当想到回家时，他仍然感到心绪缭乱。在离开维也纳、伦敦和在此之前的旧金山，甚至其他地方时，他也有同样的心情，然而他对这里的眷恋则更浓一些。阿曼德以他自己独有的方法在一个地方扎根、交朋友，甚至深深地爱上他被派遣工作的每一个地方。这样，每当他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调动时，他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一次，他不是调动，而是回家。家，那个他生活了那么久的地方！此刻，这个家非常需要他回去。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到处都在变化着。他常常感到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听到来自巴黎的报告，这样，他就可猜测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华盛顿的日子似乎是轻松的，这儿没有那些困扰欧洲的问题，也看不见闪动在法国人心灵上的那颗颗泪珠。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不存在焦虑，也无所畏惧。可是，在目前的欧洲，谁也没有这种安全感。仅仅一年前，在法国的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可现在，从阿曼德听到的消息来看，有许多人把这种忧虑藏了起来。然而，不管怎样，真相不是永远会掩盖得住的。这一点，他已给利亚娜讲了许多。4个月前，西班牙内战结束时，事情就很清楚：德国人正步步逼近法国，他们把机场就修在伊伦下面，离法国只有几英里。但是，阿曼德感到，就是这个事实，也还有许多人拒绝承认。他们不能正视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6个月以来，巴黎比以前显得更加轻松，至少表面上如此。这种情况是他回家过复活节时亲眼看见的。那时他和中央局的人在一起开秘密会议。也就是在那一次，人家告诉他，他在华盛顿的使命即将结束。

他曾经应邀出席了许多豪华的宴会，这和去年夏天希特



勒的慕尼黑协定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之前，气氛紧张得简直难以忍受。但这以后，一切一下子都消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疯似的兴奋。而巴黎也处在最佳状态，显示出她最大的魅力。舞会、球赛、戏剧、画展和各式各样的盛会，仿佛只要让自己这样忙碌着，不停地笑着、跳着，战争的厄运就永远不会降临到法国人头上似的。复活节时看到许多朋友的这种傻乎乎的高兴劲儿，阿曼德感到很恼火。然而，他能理解他们，这是他们掩盖内心恐惧的一种方式。回华盛顿后，他和妻子利亚娜曾经谈论过这件事。好象正因为恐惧，他们才不停地说着笑着，怎么也不想停下来。耽心一旦停止谈笑，他们就会害怕得哭起来，然后逃走，把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的笑声终究阻挡不住战争的到来，挡不住希特勒向欧洲进军。那是缓慢的，然而却是确定的。有时候阿曼德真害怕现在什么也阻止不了希特勒。尽管在高级官员中，有许多人赞赏希特勒，而在阿曼德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可怕的恶魔。还有许多人认为，阿曼德因为多年来一直在政府供职，变得有些神经过敏，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头子。

“这是不是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你的影响？”在巴黎的一位密友曾这样打趣他。他是波尔多人，从小和阿曼德一起长大，现在是法国最大的三个银行家之一。“别傻了，阿曼德，希特勒不会碰我们一根毫毛的！”“英国人和你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伯纳德！”“他们都是些吓破胆的老太太。而且，他们总喜欢玩战争游戏，想到能和希特勒较量一下，会使他们洋洋得意。他们是闲着没事干。”“简直是胡说八道！”在听伯纳德谈话时，他不得不尽量压住自己的火。他

听到的不止是伯纳德一个人这样嘲笑英国人。在巴黎呆了两个星期后，他几乎是带着一肚子火回到美国的。美国人对欧洲面临的威胁一无所知，这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想在自己国内听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他却没有听到多少。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识到战争对欧洲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认识到希特勒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还认识到一场劫难正在非常迅速地降临到欧洲人头上。在回家的路上，他想也许伯纳德和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是对的。他也许是太害怕，太为他的国家担忧了。从某种意义来讲，再次回国说不定也是件好事，这可以使他更能直接感到法国脉搏的跳动。

听到即将离去的消息，利亚娜并没感到意外，她已习惯了这种收拾行李挪地方的生活。她倾听着丈夫忧虑地给她讲巴黎人的情绪。利亚娜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女子，在多年与丈夫相处之中，她已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国际政治情况。的确如此，他们共同生活一开始，他就急于把自己的观点教给她。所以，她学到了不少东西，总是以青春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与他的事业有关的知识，了解他所派往的国家，以及他所干的许多事情的政治含意。想起过去十年的生活，阿曼德微笑了。妻子多么象一块饥饿的小海绵，那样贪恋地吸收着一点一滴的信息，一点儿也不放过，她当然学得不错。

现在，她已有了自己的见解，还常常不同意他的观点。在同一问题上，她的主意有时候比他的还坚定。就在5月份，几个星期之前，他们之间还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事情是由从汉堡开出一艘名叫SS圣路易斯的轮船引起的。这艘轮船载着937名犹太难民，带着波尔约瑟夫的祝福，开往

哈瓦那。古巴拒绝接受他们。轮船载着因绝望而似乎麻木的难民，无助地停在港口。许多人四处奔走，热心地为难民寻找栖身之处，以便使他们不致于被迫返回汉堡，接受那等待着他们的吉凶未卜的命运。利亚娜靠着自己和总统认识，还亲自找总统为犹太难民说情，但都无济于事。美国也拒绝收容这些难民。阿曼德看到妻子因为自己和所有其他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而沮丧、流泪。当时，船上有消息说，难民们宁肯集体自杀，也不愿回到轮船起锚的地方。终于，在仁慈的感召下，法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同意接受难民。尽管如此，阿曼德和妻子的这场争论并没有完结。利亚娜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国家是如此令她失望，从而引起了她无休止的烦躁。虽然阿曼德同情妻子，但他还是坚持说罗斯福拒绝接受难民是有其苦衷的。自己的丈夫竟然能接受罗斯福的这个决定，这更使她恼火，她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美国是繁荣富强之邦，是勇敢自由之乡，阿曼德怎么能原谅美国拒绝收容难民这一不义之举！阿曼德试图向她解释，这不是一个能做出判断的问题，而是能否接受一个政府有时会做出某些粗暴的决定的问题。应该看到，这些难民最终还是安全无恙，这才是重要的。事后，利亚娜好多天都平静不下来。她在有許多人参加的午宴上，和总统夫人争论了好长时间。罗斯福夫人一直非常理解利亚娜的心情。为了圣路易斯这一船人的命运，她也曾和丈夫争论过，费尽口舌都未能说服总统改变他的决定。美国政府必须遵守这一年度的移民限制规定。罗斯福夫人劝导利亚娜说，对难民来说，这件事情的结果还算是好的。尽管如此，这件事给利亚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她对这些人在欧洲面临的困境的严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她自己突然对远离华盛顿外交宴会上那种和平生活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理解。所以，她急于和丈夫赶快回到巴黎。

在SS圣路易斯事件终于平静下来之后，有一次，他们夫妻静静地吃饭时，他温柔地看着她说：“又得离开你自己的国家，亲爱的，你一点也不感到惋惜吗？”

她摇摇头说：“阿曼德，我想知道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儿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格格不入，太遥远了。”她向丈夫笑了笑。此刻，她更爱他了。他们在一起已经度过了十个幸福的春秋。她问：“你真地认为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吗？”

“不会在你们国家，亲爱的！”他常常提醒妻子，她是美国人，他总认为使她保留对自己祖国忠诚的观念是很重要的。这样，她就不会完全被他们的观点以及他与法国的感情所吞没。不管怎么说，她总还有自己的独立存在，她有权保留自己对祖国的忠诚，也有权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到目前，他还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她。他们之间也常常发生口角，也有不同观点的争执，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在意，认为这只能使他们的关系更健康更亲密。象对待自己的观点一样，他也很尊重她的观点。他很钦佩妻子维护自己信仰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她是一位坚强的、令人敬慕的女子。他在旧金山第一次看见她时，她还只是一位15岁的少女。从那时起，他就喜欢她。她简直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少女，有一种飘然如仙的美。由于多年来跟父亲哈里森·克罗克特生活在一起，她已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她的聪颖、才智同与她同龄的少女相比大不一样。阿曼德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

利亚娜的情景。那时，她身穿一件亚麻布夏装，头戴一顶大大的草帽，在旧金山领事馆的花园里散步，默默地倾听着“大人们”的谈话，然后，对他羞涩地笑笑，用非常标准的法语谈起了玫瑰。她父亲对爱女的法语是很自豪的。对她父亲遥远的记忆使阿曼德微笑了。哈里森·克罗克特是一位很不平常的人物。他长得精瘦，对人很严厉，同时却又非常温和。他具有贵族的气质，似乎很难与人相处，时刻都在固执地维护着自己独处的习惯，保护自己的独生女儿。他是一个成功的航运实业家，是一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生命来干事业的人。

阿曼德到达旧金山不久，前任领事为离任去秘鲁开了一个简单的宴会。他们就是那时在宴会上认识的。阿曼德还记得当时自己知道克罗克特也受到了邀请，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应邀来赴会的。大部分时间，哈里森·克罗克特总是把自己牢牢地锁在他的那座非常高贵、非常幽静的位于百老汇的砖墙里面，从壁洞里窥视外界的一切。而他的弟弟乔治却很热衷于去参加晚会，他是旧金山很受人欢迎的一个光棍汉。这倒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是克罗克特的弟弟，也是因为他哥哥在事业上的成功。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克罗克特却意外地赴宴了。宴会上他很少说话，而且很早就离开了。他博得了阿曼德的妻子奥迪尔的敬慕，她一定要邀请他和他的女儿到家里喝茶。克罗克特向奥迪尔说过他的女儿，对女儿的法语特别感到骄傲。他面带微笑，给奥迪尔说他女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子”。当奥迪尔向自己的丈夫说起克罗克特这样评价自己的女儿时，阿曼德和妻子都会心地笑了。

阿曼德笑着说：“至少，他还有一点儿温柔的感情，并不象人们所说的，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冰冷的。”

奥迪尔不同意丈夫的说法：“你错了。依我看，克罗克特是太孤单了，他对女儿简直爱得发疯。”奥迪尔的话是对的。不久，他们就听到克罗克特怎样失去妻子的故事：在结婚之前许多年里，克罗克特倾心于自己的轮船业务，无暇顾及别的事情，然而待他一旦把思想转到结婚上，他就选中了最理想的妻子。她是一位19岁的既聪颖又美丽的姑娘。结婚之后，她，阿拉贝拉·迪林厄姆·克罗克特，和丈夫举办了許多无比辉煌的舞会。克罗克特非常钟爱自己的妻子，为了金屋藏娇，他专门为她修了府邸。在这里，人们常常可以看见她戴着从东方买来的红宝石、硕大的钻石出出进进，就连她那卷曲的金色秀发上的头饰也是专门从卡捷购置的。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激动绝不亚于“基督再临”。可是，尽管哈里森从英国带来了助产士，由东方请来了两个接生婆，阿拉贝拉还是死于难产。身后给他留下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女儿。哈里森象当初钟爱妻子那样钟爱着自己的女儿。妻子死后的前10年，除了去办公室以外，他从来一步也不离开家。克罗克特海运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公司，它的轮船通往东方一些国家，有运货轮船，也有两艘通往夏威夷和日本的漂亮的客运班船。除此之外，还有来往于南非以及美国西海岸的许多给他们带来很大收益的客轮。

哈里森·克罗克特的兴趣都在他的轮船和女儿身上。他常常见他的弟弟，因为他们共同管理着海运公司。除他弟弟之外，10多年来他几乎和所有的老朋友都断绝了来往。他带着女儿去欧洲度假，带着她去领略巴黎、柏林、罗马和威尼

斯的一切奇珍异宝和美丽的风光。夏末，他们度假回来后，他的老朋友才得以进入他的生活。在百老汇他的住宅内开舞会的那些辉煌的日子已随妻子而逝，但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女儿的孤独，认识到她是多么需要其他孩子和大人来作伴。于是，哈里森慢慢地对外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不过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女儿进行的——看木偶戏，去电影院以及到塔欧湖旅游，在湖边购置了一套漂亮的别墅。哈里森活着就是为了保护宝贝女儿，想方设法使女儿开心。

女儿的名字是随三位逝去的美人取的——两位祖母和母亲，然而使人惊奇的是，这三个人的娴淑、俊美和聪慧竟然真地溶于一身。尽管生活在非常富裕的环境之中，她却没有一点富家女子的娇贵气派。她朴素、直爽、沉静，超出她年龄的聪敏。这可能是因为她许多年来她只和自己的父亲，偶而也和叔叔共一个餐桌吃饭，倾听他们谈论轮船生意，和轮船所到国家的风土人情而形成的。和父亲在一起似乎比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更有乐趣。等她长大一些后，她随父亲到处游历，于是，在1922年春的一天，她随父亲到法国领事馆来喝茶。

一见到她，德·维利尔斯夫妇一下子就被她迷上了。此后3年，德·维利尔斯家和克罗克特家就一直来往不断。他们4人常常结伴出游。阿曼德和奥迪尔还去塔欧湖边克罗克特的漂亮的别墅小住。并且坐着他们家的轮船带利亚娜去夏威夷度假。最后奥迪尔还带利亚娜去法国。奥迪尔几乎变成利亚娜的第二个母亲。哈里森看到女儿非常高兴跟着奥迪尔，看到女儿受到他所喜欢和尊敬的女人如此好心的照顾感到非常欣慰。这时，利亚娜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

翌年秋天，也就是利亚娜进弥尔斯学院那一年，奥迪尔

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总说她背痛，不想吃饭，经常发烧，进而发展成很厉害的咳嗽，连续几个月治不好。最初医生们都说没有什么大病，甚至有人悄悄向阿曼德说他妻子害的只是“思乡病”，建议他把妻子暂时送回法国。但她的表现似乎不象是思乡，所以阿曼德坚持让妻子看遍城里所有的大夫。他还想送她去纽约找克罗克特介绍的医生看看病。可是，没等到起程的日子，她就已经病得不能上路了。就在这时候，经过一个简单的令人沮丧的手术，他们才知道奥迪尔·德·维利尔斯正在被癌症所折磨。他们瞒住奥迪尔，只把真情告诉给阿曼德。第二天是克罗克特陪他度过的。他泪流满面，哽咽着：“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她，……亨利，不，我不能没……”

克罗克特盯着自己的朋友目光里充满了即将失去亲人的恐惧。克罗克特沉重地点着头，他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18年前失去妻子的痛苦他还记忆犹新。奇怪的是阿曼德现在的年龄和他失去妻子阿拉贝拉时的年龄正好一样。那年，他也是43岁。

不同的是阿曼德和奥迪尔结婚已经20年，她将永远从他的生活中消失这一可怕的事实是他怎么也承受不了的。阿曼德还和克罗克特不一样——他和妻子没有孩子。刚结婚时，他和奥迪尔打算要两三个孩子，但是她总是怀不上，所以他们早已放弃了最初的打算，习惯于这种没有孩子的生活。阿曼德曾向奥迪尔表示过他更喜欢任何事情都听其自然。没有孩子倒好，那就不会有人和他分享她的爱了。所以婚后20年，在他夫妻之间始终有着一种蜜月似的柔情蜜意。现在，突然间，他们的整个世界都动摇了。



最初，奥迪尔不知道自己患有癌症，阿曼德忍着巨大的悲痛向她隐瞒着真相。但是很快她就明白了实情，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最后，就在3月，她死在丈夫的怀抱之中。

那天下午，利亚娜来看她，带着一束淡红色的玫瑰。在奥迪尔床边，她坐了好几个小时，与其说是为了安慰奥迪尔，不如说是坐在那儿安慰自己。此时，奥迪尔表现出一种几乎是圣洁的顺从命运的平静，她决心把自己的爱和最后的一点温柔留给利亚娜。当利亚娜尽量控制那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时，奥迪尔打起精神凝视了她好一会儿。

“我去了以后，替我照顾阿曼德，好吗？利亚娜。你曾那样照顾过你的父亲。”奥迪尔对克洛克特有更多的了解。她知道正是因为有利亚娜，才没有使他变得更生硬、更冷漠，她的温柔能够溶化每一个与她接近的心，使他们也变得温柔起来。“阿曼德喜欢你。”她说，脸上带着微笑。“我去以后，他会非常需要你和你父亲的。”她谈着自己的死亡就好像她在谈论着一次旅游一样。利亚娜想对自己否认她所爱的这个女人的真实情况，但是她不能对奥迪尔否认这一切。奥迪尔想让大家正视这个现实，特别是自己的丈夫，再就是利亚娜了。她想让他们都有所准备。阿曼德总想隐瞒真相，给她讲他将带她到处旅游的打算。他一会儿说带她去比亚里兹，那是他们年轻时就很喜欢的地方；一会儿说可能在明年夏天与她同坐游艇沿法国海岸观光；一会儿又说同坐克洛克特的船去夏威夷。但是一一次又一次，她强迫他正视即将到来的现实，正视她所知道的，而且在她见了利亚娜最后一面的那天晚上终于降临的事实。